

亦舒

— 作品 —

11

天若有情

亦舒
—作品—
11

天若有情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若有情 / (加)亦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04-8187-2

I. ①天…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727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如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TIAN RUO YOU QING

天若有情

作者:[加]亦舒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毛闽峰 赵萌 李娜

特约监制:刘霁 郑中莉

策划编辑:李颖 沈可成 谢晓梅

文案编辑:王静

营销编辑: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张丽娜

版式设计:李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75mm×1120mm 1/32

字数:156千字

印张:8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8187-2

定价: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天若有情

目录

壹	_1
貳	_57
叁	_127
肆	_199

天若有情

壹

只有最轻浮及肤浅的人，
才会去查根问底，揭人家隐私，
硬是要知道究竟底细，还佯装关心。

二〇二〇年，大都会。

卜求真不相信她会活到这个年纪。

少年时她认为三十岁是人生极限，壮年时又觉得人到五十，万事皆休，可是她安然度过大限，一直活一直活，活得不知多好，直到二〇二〇年。

豁达爽朗如她，都已经不大肯提到年龄。

别误会，她非常享受人生，每天为自己安排丰富节目，每个钟头都不虚度，她完全知道时间去了何处，只是惆怅时间过得太快。

想到此际，求真会得意地耸耸肩，“快乐不知时日过呵，总比度日如年的好。”

头发已经斑白，可是剪得很短，皮肤尚可，但笑起来眉梢眼角均有皱纹，身段保养极佳，不过长期伏案写作，职业病，背脊略见佝偻。

看上去并不像个小老太太，现代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从前，过了四十就名正言顺做中年人，还有，五十一到，自称老人家也无所谓，可是到了今天，许多人年近花甲还扮精神奕奕，求真认为这是一种心理负累。

不过，她一个人怎么力挽狂澜呢？随着潮流，她亦参加了专科医生办的健康班，借助药物，试图压抑衰老内分泌。

她已自报馆退休，自由写作，因薄有积蓄，生活得不错。

结过两次婚，一次和平分手，一次比较激动，求真一直没有得到丰盛的、异性的爱，但她不予计较，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遗憾，这不过是最低限度的损失，她在工作上的成绩，足以弥补一切不足。

乐观也是她看上去比较年轻的主要原因。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站在豪华游轮皇家威京号的甲板上。

船正驶往阿拉斯加，采取内湾航线，沿途观赏冰川

奇景。

求真约了人。

多年的老朋友了。

退休后他怕冷，到处觅地方落脚，一次途经波拉波拉，一眼就爱上那地方，买一间木屋，住下来，没动过。

拨一拨手指数一数，已经好些年了。

上个月，求真自图书馆回来，接到一张传真：“想同你见个面，小郭，琦琦。”

求真大乐，难得由他主动找她。

于是她同他开玩笑，“地点由我选，”知道他怕冷，“我们去游冰川。”

她所尊敬的小郭先生却无异议。“好，不过地点与时间由我选择。”

她挑了这艘船，挑了五月的某一天。

上了船已有两日一夜，小郭先生却尚未露面，求真也不去催他，只管听其自然。

这是一种尊重。

朋友要躲起来，想静一静，让他失踪一段时期好了，

他自有分寸，闭关日期一过，必定自动出现，千万不要运用交情去逼他出来见人。

只有最轻浮及肤浅的人，才会去查根问底，揭人家隐私，硬是要知道究竟底细，还佯装关心。

求真当然不是一个无聊的人。

小郭没同她通音信，少说有十年，但他仍是她最钦佩的朋友之一，他一有消息，她立刻回应。

她懂得尊重人。

故此人家也尊重她。

她伏在甲板上看冰川，在庞大的千年玄冰底下，乘载一千游客的大轮船只得芝麻大小。

无论现代科学多么进步，同大自然比，仍然小巫见大巫。

“求真。”有人在背后叫她。

求真认得这个声音，她欣喜地转过头去。

她看到一个精神奕奕的老人，穿着电毡式发热长大衣，帽檐压在眉毛上。

“求真。”他的语气也一样高兴。

“小郭先生，你来了。”

“求真，你一点都没变。”

“唉，小郭先生，你认识我那年，我才二十五岁，怎会不变？”

“是吗，有那么久了吗？此刻的你看上去，也不过是壮年人而已。”

求真咧开嘴笑，逢人减寿，明知是最古老的哄撮术，但听了一样高兴。

“你也是呀，小郭先生，老当益壮。”

“我？我已耄耋，我不行了。”

但是他双目炯炯有神，仍然嬉皮笑脸，求真觉得小郭仍是小郭。

“我们到里头去叙旧。”

“不急，求真，稍等一会儿。”

“什么事？”

“你且慢回头，只管与我说话，然后，你可以不经意地看看左舷那对男女。”

求真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

没想到过了那么久的退休隐居生活，小郭仍然没忘记

他是一个私家侦探。

“有啥好笑？”小郭瞪她一眼。

求真连忙说：“我在想，现在您老地位尊贵，德高望重，仍叫小郭，未免唐突。”

小郭却说：“我乐意一辈子做小郭，你管我一百岁还是两百岁。”

求真莞尔，她知道他还没到一百岁，小郭先生今年八十岁左右。

求真一边闲谈，一边轻轻侧过头瞄向左舷。

她又笑了起来。

那边一排帆布椅子，张张都空着，哪里有人？

小郭亦转过头去，“呀，他们进去了。”

求真不由得问：“小郭先生，你现在还在办案子？”

“不，我早就结束营业，优哉游哉。”

“那，你为何追踪这一对男女？”

“兴趣。”他摊摊手。

求真许久没有这样开心，她忍不住又笑。

“卜求真，你那爱笑的毛病始终不改。”

“爱笑是毛病吗？小郭先生，余不敢苟同。”

小郭悻悻然，“怪不得你可以青春常驻。”

“小郭先生，我们的交情几达半个世纪，到了今天，或许你可以把大名告诉我，以便称呼。”

小郭狡黠地笑，“我姓小名郭，你一向知道。”

求真明知他仍然不想披露真名，却笑道：“说穿了，不外是叫家明或是国栋，更可能叫长庚，或许是锦辉。”

小郭知道这是激将法，只说：“都是好名字，亏你想得出来。”

求真自知并非小郭对手，便转变话题，“小郭先生，琦琦呢？”

“在船舱里。”

“不打算见我？”

“当然要见你。”

“还不带我去？”

“跟我来。”

求真忽然唐突冒失地问：“你俩有没有结婚？”

小郭停住脚步，转过头来，“卜求真，多年不见，我总

以为你那女张飞脾气会收敛一点，我又一次失望了。”

求真问：“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小郭看着求真，“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琦琦是我最好的拍档，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怎么会扯到婚姻上头去。”

“可是，你肯定爱她。”

“那自然，不过，我也爱你呀。”

求真立刻抓到痛脚，“那不行，我俩年纪相差太远，家母会反对。”

小郭立刻接上去，“家父也不见得会赞成。”

然后他们相视大笑。

求真跟着小郭到头等舱第十三室敲门。

他向求真挤挤眼，“我住三等舱。”

里头有人应：“进来。”

那声音轻且软，正是记忆中琦琦的声音。

说也奇怪，这一对伙伴，求真认识他们多年，但是她从不知道小郭的名，以及琦琦的姓。

此时小郭忽然对求真说：“你见到琦琦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求真一怔。

从事写作的她，多心是职业病。

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琦琦生过一场病，健康大不如前，此刻可能坐在轮椅上了。

还有，她也许做过手术，要用义肢。

求真心中打个突，惘然。

她不由得摸摸手臂，感谢上帝，她身体非常健康。

求真轻轻推开舱门，“琦琦，求真来了。”

她看到船舱套房的小客厅中坐着一个女郎，背对着他们。

女郎长发束起，穿件老式织锦旗袍，身段佳妙，背后看去，肩丰腰窄，像一个V字。

这是谁？

求真咳嗽一声，扬声，“琦琦——”她怕她耳朵有点不大好。

谁知那背对着他们的女郎骤然转过身来，“求真，我在这里。”

求真猛然与她打一个照面，呆住，吓得往后退。

琦琦！

不错，她正是琦琦。

记忆中，琦琦比求真大几岁，可是此刻的琦琦，看上去只得二十余岁，面容光洁无比，五官秀丽，正是当年卜求真第二次见到她的模样。

求真先是呆呆看着她芙蓉般的笑脸，忽然之间鼻子酸了，双眼润湿，想到当年她自己何尝不是个标致女郎，卡其裤，白衬衫，一对银耳环，已经叫男生称赞，“卜求真无须衣装已是可人儿”，可是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求真摸了摸斑白的鬓角，忍不住问：“琦琦，你把你自己怎么了？”

小郭一听，立刻顿足，“女张飞就是女张飞。”

“求真，”琦琦婀娜地站起来，“多年不见，别来无恙乎？”

“托赖，还过得去，你呢？”

琦琦微笑，“不如你，求真，你真做得到优雅地老去，连头发都不染。”她握住求真的手，“我没有勇气，我妄想留住时光。”

“可是你做得很成功。”

小郭叹口气，在一旁坐下。

求真好奇问：“是哪个大国手的手术？几可乱真。”

琦琦笑了，“求真一张嘴活脱儿像她那支笔，锋利无比，老友都下不了台。”

小郭冷笑，“有勇无谋，所以她一生成绩止于此。”

求真立刻回嘴，“可是我吃的穿的，也不比你差。”

琦琦诧异，“这同以前的聚会气氛没有什么不同嘛。”

求真却惆怅地答：“有分别，现在斗壳嘴^[1]，会觉得累。”

琦琦掩住嘴，俏丽地笑弯了腰。

求真到这个时候才由衷地说：“琦琦，看见你真好。”

琦琦作二十世纪早期打扮，时光倒流，美艳中带些诡秘。

不过，不相干，琦琦的智慧与温柔仍然，琦琦仍是卜求真的好朋友。

琦琦终于解答了求真的疑难，“我的医生，姓原。”

卜求真站起来，“啊”了一声，“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原医生。”

“正是他。”琦琦笑笑。

“他年纪也不小了吧？”

[1] 指斗嘴。

“我没见到他。”

求真讶异，“怎么会？”

“我已全身麻醉。”

原来如此。

“负责替我接头的人是小郭。”

求真看小郭一眼，他也真肯为她。

琦琦的声音很轻，十分感慨，“在将醒未醒之际，我听到原医生与助手的对话，立刻有顿悟，可是彼时矫形手术已经完成，太迟了。”

“他说什么？”

“他说：‘你看，换得了皮，换不了心，又有什么用。’”

“啊。”

“你瞧，求真，我此刻是多么滑稽：一颗七老八十的心，被困在少妇的躯壳内，不三不四，不老不小，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琦琦语气中的嘲弄与悲哀是真实的。

求真却上下左右打量她，“之后，你还会不会老？”

小郭“嗤”一声笑出来。